

荐阅 书单

《正是河豚欲上时》

《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一书旨在进行一场关于味蕾冒险的探索。河豚作为一种美味食材，得到了古代文人骚客的青睐，“吃货”东坡先生就留下了“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样的佳句。这本小书每一个小故事都不长，读者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一窥究竟，再慢慢思考。

作者王程韡，80后。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食爱好者。2016年自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归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舌尖上的社会学”课程。



作者：王程韡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2020年12月

胡竹峰
受访者供图



作家档案

胡竹峰，1984年生于岳西，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雪天的书》《豆绿与美人霁》《闲饮茶》《击缶歌》等散文随笔集。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奎虚图书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提名。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

阳春三月，80后作家、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胡竹峰散文集《雪下了一夜》新鲜出炉，得到诸多关注。本刊特别邀请《天涯》杂志编辑部主任李宁就此对胡竹峰进行了专访。

李宁：这本散文集最吸引人的，首先是内文二十四篇的题目（《逍遥游》《登楼赋》《桃花源记》等）皆为古今经典篇目，这在当代散文写作里是很独特的。当初怎么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胡竹峰：实在是无心插柳。文章好写，标题难寻，不知不觉写了几篇古人同题。写到快二十篇的时候，才觉得可以成一本小册子。巧合的是，写完，居然是二十四篇，暗合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每一篇文章隐约有个主旨，也有其他的想法。其实可以整体来看这本集子，主题是人生从逍遥游开始，到雨季结束，这也是我的一个体悟。

李宁：“雪”这个意象在你的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为什么？

胡竹峰：现在回想起故乡，最怀念雪景，说不来是不是乡愁，但首先是美。雪有种况味，掩盖了一切，虽然终究会化去，一场雪仿佛就是人生。所以历朝历代的人不断写雪，文章诗词里写，小说也写。对雪的喜欢，或许是对空的执着，也是一种迷妄吧。《红楼梦》不是说，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雪里有色与空的关系。

李宁：你的写作一直坚持“不求落墨字字古意，至少有点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这种审美和文学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胡竹峰：古汉语的韵绵延几千年，倘或多一点点旧味，能让文章多些风致，所以每每下笔承接了文言文的韵。另外希望文学有些传承，前能见古人，后能见来者。有人写作完全投进时代，有人只是自说自话，我都做不到。设想古人复活，会如何面对当下的经验？古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那些规范，有多少能用？

我们这代人，不敢谈文章的教化了。文章是留给自己的一点体己，有我的知识、趣味，甚至是操守、信仰，这个不能没有。文章可以保留最深的自我。在我这里，没有自我，无从文章。

李宁：谈谈这些年以及往后你的写作和出版？

胡竹峰：差不多就是文章生活，文章是我日常的一部分，也是与世界最深的联系与交往。很多书的写作，绵延十几年了。木心说没有纲领，无法生活。那么，没有纲领，无法艺术。尽管写作总有随意，到底也需要一些刻意。我还想写书法、绘画的随笔，还想写一点点鸟兽虫鱼的随笔。

李宁：你对当代的散文创作有何看法？

胡竹峰：这话我不敢说，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下的好就好在各有方向。只是文章人的心思还是坦荡一些好，我害怕文字里有戾气。文章是各走各道，各修各业，最怕业障太深。过三五十年回头看，或许潮水落下去，能看见石头一角。很多事都不重要，时间让一切打回原形。

李宁：在海南谈论“雪”，也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你来过海南三次，对海南有什么印象？

胡竹峰：南方万木生长气息让我沉迷，翠绿如好文章的质地。人在这里有种融入感，欣欣向荣，能给身体元气。

作家胡竹峰：

没有自我
无从文章

文\李宁

《雪下了一夜》：独秉秋气

文\李敬扬

胡竹峰其人有秋气。按年岁，他是小先生，不是老先生。但提笔行文，老气横秋。一老气横秋似不是好话，然在此处，是作好话来说。天行四时，一时为秋，秋之气为清、为爽、为苍劲为高迈，万物至此近老。古人文章之道，讲究得天地之气，竹峰当盛年而独秉秋气，是为异禀。

《雪下了一夜》，却不是秋，是冬天了。雪只管下去，干你甚事。可天地、风雪、山川、日月、草木、虫鱼，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竹峰的事，是世事，也是心事。心事浩茫连广宇，雪夜闭门与旧游，竹峰竟写了这样一本书。用一个“竟”字，是叹真真胆大，安敢如此。从《逍遥游》到《昆明的雨》，二十四篇文章全是古人写过的，从庄子到汪曾祺，各路神仙下凡。召集文曲星雅会，此事我不敢，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读《逍遥游》，读《小园赋》《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等，只能“观止”，观而叹，观而止，堂前打躬作揖拜倒便罢，未曾想过登堂入室，与大先生闲坐对

饮。晚来天欲雪，能弈一局无？这些题目目前贤做过，后生做不得么？如今读了《雪下了一夜》，觉得此事其实做得。神飞六合，人人皆可逍遥游，登高望远，处处都是岳阳楼。

凡我读书人，心里人来人往，住着庄子、陶渊明、范仲淹、张岱乃至汪曾祺。我是我，我不是我，我的文章出我手，天下文章在我心。写这本书，也不过把不敢的事，做成了该做能做的事。以古人之风写今日万千，是难事是方向。

有此一集，胡天胡地、竹峰挺秀，这人亮出了来路去处。沿来路看一遍，感觉胡竹峰不枉一来，尽得古人风致；朝去处张望，又觉得胡竹峰势必放下古人，向远方去，向人群去，向家国天下去。盖文章，大业盛事也，所谓大业，所谓盛事，所谓文章之道，俱因古人心大。竹峰如尽得古人之心，则大矣哉！盛矣哉！

“却道天凉好个秋”，竹峰少年，已怀深愁。怀此深愁，且更上层楼。

与古为徒 自出胸襟

文\胡竹峰

二十几年前发愿读古文，乡下难见书籍，一本发黄的《古文观止》翻了又翻。后来有缘读到诸子百家，在先秦到明清的经史子集里流连。荒村苦寒岁月多了几束花影，暗香清涼，悠然微笑。先贤风味浸入心情，山野的粗疏淡了，墙角篱笆的梅兰竹菊应对前人的句子，变得风雅变得文气。

文以载道也难离辞章的熨帖，好文章遣词造句如楚之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前人文章之好在古，古意悠远最耐人寻味。前人文章之坏亦在古，行文古奥，后人读来，难免隔膜夹生。

陈老莲喜欢李公麟石刻贤人图，闭门临摹十日。问如何？人说似矣，老莲心喜。又摹十日，复问，人回不似也。老莲更喜。那是以古通今终成自家面目的大彻大悟。

文章一事固然枯燥，也着实自在，寻章摘句的乐趣在我行我素。一笔笔勾勒行迹，像凿琢石头，发掘其中心相。得一家之气成一家面目，有了境界方有格局。

春日桃花落满故园庭院落在一卷卷古书上，泛黄的纸页残红片片。古旧书香染上新春花气，有鲜亮满头的喜悦，有天清气朗的畅达，今时想来，犹觉得旖旎。

乡居岁月是久远的事了。湖海飘零，有深渊有暗流，庆幸书光照我度厄。书越读越多越读越古，心境于是安宁，人生于是平复，一些舛逆顺着杨柳岸上的残月晓风进入江

河。乘一叶轻舟，或幻化为庄子北冥之鲲鹏上天入海，随心所欲遇遇随喜。

作文学了很多年，心中无他，朝夕摹古，不离不弃，得其味方可存于胸贯于手，所谓收养在心。读古文，读旧书，无非供养几缕旧时光的清芬。先贤珠光宝气护佑笔端，得一寸光是一寸光，寸光寸金，守着心里一点文意，不至在尘俗滑得太远。

近年作文，下笔随便。文章飘飘欲仙，出乎生活之外，是我向往的境界。字句拘泥现实，折了好看的头面。好文章自由挥洒、更无规范，有文气文意而不必太在乎规矩。文章自有命运，审美不同，识见不同，人人喜恶有别，得遇知音固然是作者的福气，也要彼此缘分。

吴昌硕年近古稀时书庄子“与古为徒”匾额赠域外博物馆，大篆格外沉重格外虚心，字字精神抖擞如悬胆如金铭，雄强恣肆，凝重有五岳之山林岩石气，笔道又率意又厚重，所谓人书俱老。书画如此，文章何尝不是，与古为徒，也可以与天为徒与地为徒。

书画家临摹前人碑帖丹青以求艺理，写作者也有文章临本。这一册集子是我文章册页也是临本草稿，辞章行文难释古怀。文才浅陋，学问粗疏，向来下笔不过自家欢喜自家沉迷的陈年旧梦。不求落墨字字古意，至少有点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今天的古人，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古代的今人。岁月轻轻像一叶扁舟，载些经史子集，路途安稳。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失眠已经成为流行病的时代。作为一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沃克对生物的睡眠行为充满好奇，这促使他成了睡眠研究方面的专家。打开这本书，看平凡的睡眠如何带来非凡的生命能量，顶尖科学对于睡眠的所有了解及如何睡好觉的诀窍都将在这部关于睡眠的“百科全书”中逐一揭晓。

马修·沃克，英国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



作者：（英）马修·沃克
译者：田盈春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2021年3月

《启蒙札记》

本书是一部扼要介绍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及社会背景的通识作品。作者陈乐民先生晚年将切身关心的问题越来越集中于欧洲文明进程中的启蒙时期。本书中，他将自己接触到的有关欧洲启蒙的历史材料以随笔的形式进行分题叙述，希望引领读者探求启蒙的历史过程、了解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思想、反思启蒙的历史意义、理清国人对于启蒙的认识。

陈乐民（1930—2008），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作等身。



作者：陈乐民
版本：东方出版社
时间：2020年10月

（杨道 辑）